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45

前 驱

QIAN QU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前 驱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

前驱 (三)

(45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 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一九

太阳偏西了。像是经历了长途艰苦跋涉的旅人，阳光也显出了疲惫困倦的神色；大地沐浴在一层暗淡的、无精打采的阴影里。

又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，战场上暂时变得沉寂下来。

万先廷坐在战壕后面被炸弹炸开的一段洼地里。他的大沿军帽和军衣上都布满着弹片毁伤的痕迹，脸上显出过度劳累后的疲乏苍白、灰尘仆仆；他只觉得喉咙发干，两臂和挺直的腰身格外痠疼，全身的骨头就像快要炸开似的。他坐着喘了几口气，抓住旁边那根断了半截刺刀的步枪，用尽全力支撑着站起来，一摇一晃地向前面的战壕里走去。正靠在战壕边上的小勤务兵看见，慌忙跑过来扶住他道：

“连长，你肩上的……”

“别嚷！……”万先廷吃力地说，他觉得自己用了很大气力，可是传到耳朵里的声音还只是微弱到刚好听见。“你别管，让我来……”他丢开撑着的步枪，咬牙挺起身子，向战壕那边走去。

他们已经是第八次打退北洋军的进攻了。从第一次起，北洋军的冲锋一次比一次凶猛。看来他们可能发现这边的主力已经撤走，并且误认为革命军是把主力集中起来去进攻正面的醴陵，因此他们把株洲调来的队伍，全部投入向这块阵地的猛攻里，想打通这条道路，从后背迂回到革命军进攻醴陵的主力后面去。但是，他们却碰在钉子上了。尽管他们的炮火一次比一次

凶猛，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；可是至多只能上到阵地的顶部，便再也越不过那道一公尺宽的战壕了。

对万先廷和每一个守在阵地上的弟兄们来说，今天的战斗也是他们每个人——老兵或者新兵——经历的最猛恶的一场战斗了。最后的两次进攻，他们是用刺刀把敌人拼下去的。尽管他们的不少刺刀折断了，他们中间也有些人倒了下去，但是他们感到骄傲：他们这个团队的勇猛——刺刀见血的荣誉，是被他们夺得了。

在第一次拼刺刀时，万先廷刺倒了五个敌人。但是他自己的左肩也被敌人刺中了。他忍住痛把对面的敌人刺倒后，用力拔出了刺刀尖，他在当长工时知道过一种简单的止血办法，他用旁边的树叶止住了血，扯了块衬衣胡乱包扎了一下，又投入了战斗。但是，他的受伤还是被他的勤务兵发现了。他答应了让小勤务兵用绷带替他包一下伤口，但严厉命令他不许告诉第二个人。他知道，这时候只有自己先坚持住，才能要求弟兄们坚持下去！

在北洋军的第八次进攻中，当阵地又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，万先廷觉得浑身又复充满了奇异的力量，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伤口，忘记了刺骨的疼痛，他那因流血变得发白的脸激动得又变红了，他又高举着步枪第一个冲进了踏上阵地的北洋军中间……

可是，当这一战结束后，剧烈的疼痛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；他用了好大力量，才没有使自己在战壕前面倒下。靠着那支折断了刺刀的步枪帮助，他回到了战壕里；后来，小勤务兵替他找到了这个僻静地方，让他靠下来休息一会。可是，他又怎能休息得住啊！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，共产党员的责任、指挥官的责任，使他感到又恢复了力量，他坚强地站起来了。

万先廷擦掉脸上沁出的汗珠，沿着战壕走过去。那一条整

齐的战壕已经被炸得东弯西拐、大坑小洞了；阵地前面布满了弹坑，青绿的草丛和灌木丛在激战中被践踏得陷进了地里，到处是一片血迹，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北洋军的尸体，丢弃的枪支和扯碎的衣帽遍地皆是；一切都显出了激战后的凌乱和杂沓。

战壕里，士兵们都极端疲乏了。除了各班的监视哨，其余的士兵都靠着壕壁在休息。重伤的人躺在战壕凹进去的地方，轻伤的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头上或手臂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绷带，怀里紧抱着刺刀上凝着血的步枪；他们的面孔，似乎都在突然之间变得黑了、瘦了、苍老了。

万先廷向一排长了解了情况，知道弟兄们都已从敌人手里补充了一批弹药后，又继续向前走去。他来到了刘大壮这个班。使他奇怪的是，刘大壮这一班里，除了三个人挂轻彩外，竟没有一个重彩或牺牲的。看到万先廷走过来时，刘大壮仍然以那特有的剽悍和敏捷站了起来，并同时发出了口令：

“起立！”

沿着战壕，全班像一个人似地刷地站起来。

“坐吧，坐吧。”万先廷说着，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，趁势在他们中间坐了下去。他看着对面的陈欢仔问：“怎么样，今天够味口了吧？”

陈欢仔自豪地笑了。他似乎突然老练了许多，脸上的汗和灰土混在一起，只有眼睛还挺明亮。他像个老兵似地说道：“连长，这回我算知道了：你越怕，他就越凶；可你要使出点厉害，那就该他怕你了！”

“我老担心，”谢万发在一旁笑着说道，“陈欢仔毛毛躁躁的，这回总得挂点彩哩！”

“我呀，”陈欢仔说起俏皮话来，“班长的话：想打中我的人还没生呢！”

士兵们都笑起来。万先廷看着这个年轻的士兵，心想，团队

的战斗作风对一个新兵的影响多大啊。这时，刘大壮正在一边慢悠悠地往烟袋里装烟，一边教训地说道：

“可别说大话，这仗还长着哩。”

陈欢仔伸了伸舌头，低头笑了。

“连长，你是不是带彩了？”谢万发突然说，看着他的脸，“我看你身子虚得厉害。”

“我？”万先廷不觉一惊，赶紧挺起胸脯来强笑道，“你看，这像带彩的样子吗？”

“看，你胸前这大块血！”陈欢仔也注意地看着他，惊讶地说，“你真的受伤了，连长！”

“小家伙，”万先廷笑着说道，“眼力真好。我自己还没觉着伤哪儿，倒叫你先看出来了。”

周围的人都笑了。可是谢万发仍然疑惑地望着万先廷，那双老兵的眼睛还是厉害的。他向刘大壮道：

“班长你看看。你见的多，一看就准。”

刘大壮打量了万先廷一眼，摇头道：“不像。脸是白点儿，太累了。”

万先廷不觉松了一口气，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。他暗想，要不就是自己装得好，要不就是刘大壮的眼力差了。他一面站起来，一面笑道：

“好吧，你们歇着。我再到那边去看看。”

“放心吧，连长！”士兵们都站起来，陈欢仔坚决地说道，“有我们在这儿，吴佩孚自己来也过不去！”

万先廷继续向前走去。在一段被炸塌了的战壕前面，他绕了过去，在拐角上，没留神左肩碰在一条伸出的树枝上，一阵剧痛使也踉跄了一下，恰好被后面一只壮实的手扶住，他赶紧站定，回头看时，却是刘大壮。

“没什么，我没伤……”万先廷慌忙掩饰着说。

“得了吧，连长。”刘大壮平静而疼爱地说道，“你别想瞒过我了。”

“怎么，你——”万先廷十分惊讶地问。

“我早就看出了。”刘大壮望着他的左肩，像个长辈似的问，“很疼吗？”

万先廷知道什么也瞒不过他的眼，老实地点了点头。

“听我说，连长，你再不能这样逞强了。”刘大壮慈祥而严肃地说道，“这儿离心口近，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。你得快回去歇息。”

“没什么，老班长。”万先廷感激地望着他道，“伤了一点点儿，不碍事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个脾气，连长。”刘大壮道，“可我看得出来，这不是小伤。这么着会坏大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万先廷执拗地说，“别担心，老班长，我受得住！”

刘大壮摇摇头，他第一次变得这样固执，低声然而有力地說道：“听我说，连长。论官阶你是长官，可论年岁，说句不该的话——是个晚辈。你这回得听点话。”

万先廷望着他那真挚恳切的目光，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了，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吧，老班长，我听你的话。可是，你千万别告诉旁人。”

刘大壮笑了，说道：“要告诉，我就不会跟到这儿来说了。……”

这时，只见小勤务兵从一边匆匆走来，看见了他们，兴奋地喊道：

“连长，连长！齐营长派人回来了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万先廷兴奋地冲过去，他这时早把伤口、疼痛和刚才的一切话都忘掉了。

“在我们那边！”小勤务兵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有好

几个老百姓还说跟你是乡亲，认得你呢！”

“老百姓？”万先廷又惊又喜，他再也顾不得多问，迈开急步就往那边走去。

万先廷刚走近连部所在的那一段战壕，便看见那里围了一大群人，把战壕后面的几块大洼地全占满了。里边有一营的弟兄，还有不少衣衫褴褛的老百姓。

“连长来了！”人群里有人说。

从那里走出一个军官来——万先廷认得，那是二连的一排长，他几步迎到万先廷前面，举手敬礼，报告道：

“万连长，我们奉营长命令，护送一批老百姓过这边来。营长命令我们，到这边后就接受你的指挥。”

“齐营长到了哪儿？”万先廷又兴奋又性急地走近他面前，用力地握着他的手问。

“现在恐怕早到株洲了。”一排长道，“我们是在过渌水时碰到这些老百姓的。他们是株洲敌人押往这边送弹药的，半路上大半都跑出来了。”

万先廷正待细问，只听前面一个熟悉的乡音喊道：

“先伢子！……”

万先廷抬头望去，眼里不觉发出惊喜的光，同时激动地冲过去，喊出来：

“五叔！……”

来人正是跟他一起办过农协的驼五哥。驼五哥其实并不驼，这名称大约是由他们的大哥引起的；那时似乎有这么个风气，如果老大驼了背，那么他的令弟们便也要叨光。驼五哥也有四十岁了，他姓张，身材矮壮，面孔和善。他冲到万先廷面前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说道：

“先伢子，凤姑也来了哩！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万先廷一惊，浑身发了麻，急问。

“她在株洲，没往这边来。”驼五叔说，一面擦着汗，“这回军阀在我们那里抓的伙子可不少，凤姑怕她爹走了，农协的事支不住，就定要替她爹出伙来了。——这一路真亏了她，真是个花木兰啊！……”

这时，监视敌人动静的士兵喊起来：

“报告连长，北洋军又出动了！”

万先廷朝远远的朱亭望去，见一队北洋军正从桥头走出来。他顾不得再问，便向驼五叔道：

“五叔，北洋军又要冲锋了。我派人领你们到泗汾桥那边去吧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驼五叔道，“先伢子，你让我们在这里帮帮忙吧。不会放枪，我们拿石头也能助助威哩！”

“这不好，五叔。”虽然此刻万先廷多想留他们在这儿仔细问一问家乡的情况、大风的情况……可是，他想到残酷的战斗，便坚持着说道，“这里太危险……”

“危险！这年月哪里不危险？”驼五叔颇有些忿然地说，他对万先廷用长辈的口气来说话了，“怎么，你是怕我们碍你的手脚了？”

“不是这样说，五叔。”万先廷为难地向旁边看时，想起什么来，忙道：“你看，我们有好些弟兄挂了重彩，你们也好顺路把他们送到团部去。”

“那你怎不早讲！”驼五叔喜笑颜开地说道，“我们正好带得有绳子扁担，砍些树干就能编成抬子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们，五叔。”万先廷欢喜地说道，“你先去，我就派人来帮你们。”

驼五叔走了。万先廷向刚来的二连一排长道：

“刘排长，你们去加强特别大队那边的阵地，多照应一下那些小弟兄们。另外再请担架队派出些人，帮着刚来的乡亲们把

重伤号这到团部去。”

“是！”刘排长敬了礼，向后转匆匆走开了。

万先廷靠近壕沿，这时才感到伤口的疼痛又加剧起来，整个左半部上身像是麻木了。他向远处望去，只见从桥头走出的队伍已经有两队，还有些在不停地往外走着。

“三队……四队……”有人小声地数着。

北洋军的炮弹又开始向阵地上轰击了。

“张小鹏！”万先廷向小勤务兵道，“跑步到各排和特别大队去，叫他们马上把重伤号扶到山坡下面去。你要催乡亲们快些动身，等他们走了你再回来。”

“是！”张小鹏敬了个礼，转身就跑了。

万先廷这才感到松了一口气。他拿出手巾擦掉头上的汗珠，轻轻摸了摸伤口，那里一阵阵火烧火燎，疼得穿心，似乎肿得很高了。他咬着牙暗暗警告自己：

“要坚持，坚持！容大叔不是常说：共产党人火烧不皱眉，刀砍不眨眼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！”

“五队……六队……”有人还在小声地数着。

一颗炮弹在万先廷面前不远的地方爆炸，掀起一股猛烈震动的气浪，一块土疙瘩蹦在万先廷的额头上，把大沿军帽也打翻了。

“连长，你受伤了？”两旁的人急忙围上来问。

万先廷拾起军帽，打着灰土，向两旁的人笑道：

“洋鬼子送的炮弹，掺着假哩！就凭这个他们也该完了。”

士兵们都笑起来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。

刚才那块土疙瘩，虽则没使万先廷受伤，可那份量也不轻，像被人打了一闷棍，头上火辣辣的；万先廷用巴掌轻轻揉着。

“七队……八队……”

万先廷向朱亭那边望去时，只见从桥头出来的北洋军，已经

在那块平地上占满了一大片，旗帜招展，枪刺如林，满眼都是军衣的黄绿色，看来兵力比刚才还要多一倍；他们是决心要在这一回攻上来了。万先廷看了看两旁的弟兄们，只见弟兄们两眼都紧紧盯住敌人，看来心情都有些紧张；万先廷挺起胸膛来，向两旁的士兵们大声道：

“弟兄们，别看北洋军人多，他十个也不顶我们一个！齐营长正带着大队从株洲打过来了！坚持就是胜利。弟兄们，能不能争这口气？”

“能！”阵地上响彻了一片坚定洪亮的声音。

由于刚才声音过高，过于激动，万先廷的伤口又发出一阵刺心的疼痛，咳嗽起来；他拿起脚旁的水壶喝了两口，才觉平静了些。

远处，北洋军的第一队已经向高地走来了。

勤务兵张小鹏跑过来，红红的脸上流着汗，报告道：

“连长，老乡们把重彩号全送走了！”

万先廷转头向后面望了望——虽然那坡地挡住视线，什么也望不见，可他还是想着能多望故乡来的亲人一眼；他又想起骆五叔的话：大风也来了。她现在在哪里呢？他的脑中不觉又浮起了大风那美丽的面影、妩媚动人的笑容……

“万连长在哪里？”战壕后边的顶上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在这里！”旁边的弟兄都回答着。

万先廷回头看去，正是团部的杨副官。他的上衣全被汗湿透了，手里提着一根马鞭子，从壕沿上跳下来。万先廷觉得心中陡地一热，身上也平添了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感到全团都和他们站到一起了。他急忙迎了上去。

“万连长，”杨副官匆忙地同万先廷握了握手，说道，“团长命令我来这里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“敌人已经进攻了八次。”万先廷望了望远方说道，“现在要

开始第九次了。”

杨副官的目光也朝那里望去，说道：“来势很凶。团长要我告诉你们：我走的时候，齐营长的队伍已经接近株洲。樊营长已经逼近了醴陵县城。现在敌人全盘混乱了。他估计，只要你们再坚持挡住北洋军两次到三次的进攻，就能够很快得到全局的胜利！”

“请你向团长报告，”万先廷果断地说道，“我们一定能坚持住。不管北洋军再攻多少次，我们也决不让他们跨过这里一步。”

“团长还要我问你们：有什么困难和要求。”杨副官望着他们那疲惫的面容和被炮火毁损的衣帽，说道，“我马上就要赶回去。”

“没有。”万先廷望着他，想了想，又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用商量的口气微笑着说道：“杨副官，我想着，看你能不能沿着战壕走一遍，这就能给弟兄们……要是会耽误事情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不，不要紧。”杨副官也微笑着说。他从万先廷的目光里完全了解了他的用意，问道：“从哪边走？”

“小鹏！”万先廷向旁边的勤务兵道，“你领杨副官先到特别大队那边去。要好好保护杨副官的安全。”

“不，万连长！”杨副官制止道，“指给我路就行了，我自己去。”

万先廷抱歉地笑了笑：“这里的阵地叫北洋军炸得乱七八糟了，走错了费时间。”

张小鹏提起小马枪，走在前面道：“走吧，杨副官。”

看着他们匆匆走去，万先廷转身向前面望去，北洋军的第一队走出了那一段开阔地段，第二队也开始行动了；他们的动作比刚才缓慢得多，看来是革命军的刺刀叫他们害怕了。炮声还在断续地响。

万先廷正在想着杨副官他们走到了哪里，担心他会碰上了进攻；这时忽然一个思想钻进他的脑子里来：为什么这回团部副官上前沿来，连个传令兵也没带？这么说，团部的人不多了。他想，这时候，团长该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！正想时，忽听不远有个士兵叫起来：

“报告连长，后面发现一彪队伍！”

万先廷心中一惊，急忙转头望时，在后面山坡上警戒的一个士兵伏在壕沿上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是什么队伍呢？万先廷想，援兵？不可能；现在团部派不出不说，即便能够派出来，刚才怎么杨副官连提也没提呢？敌人！……不，不，也不可能；团长决不会让他们在这里出现。

“看清是什么人吗？”万先廷问。

“看不清。”士兵道，“只是看他们跑得很急，队伍不大整齐。”

“你去告诉一排长，”万先廷向士兵道，“要他带一个班到后边看看。不要乱打枪。”

“是！”那士兵答应着，跳下壕沿跑过去了。

万先廷的心又加重了负担，这支奇怪的队伍占据了他的头脑。看看前面，北洋军正在向这里走着；后边如果真是敌人呢？他希望不是，然而他记得齐营长在跟他们上课时说的话，一个指挥官，往往应当把情况设想得更坏些，要作出应付最坏情况的打算。现在，他实在有点感到脑筋不大够用了，他越是羡慕团长和齐营长在复杂错综的境况里应付自如，他便越是有些急躁了。他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心中提醒自己：冷静，要紧的是冷静！容大叔常说，天塌下来，共产党员要有用肩膀扛着的气概。就算那些是敌人吧，也没什么可怕的。这时，从战壕左边传过口令和脚步声，万先廷一看，见是一排长带着刘大壮那一班翻出战壕向山坡下跑去了。他看见刘大壮和士兵们，心中稳住了一大半；他想，只要他们能顶住一阵，打退了正面的敌人，就可以用充

足的时间来对付后面了。

最前面的一队北洋军，离高地越来越近了；甚至能看到他们那怯懦迟疑的面容。大约后面有督战队跟着，这回到了此先前几次冲锋的距离远得多的地方时，冲锋号就尖厉地响起来了，这一队北洋军就端着枪，喊叫着往上面冲来，只是那声音里充满着虚张声势。

万先廷紧紧盯着敌人。他这时想着杨副官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偏让他赶上战斗了，他简直有点后悔刚才那莽撞的提议了。他又想起了后面山下那一彪奇怪的队伍，现在遭遇了没有呢？为什么又没有听到枪声？

北洋军近了，更近了！……

万先廷举起驳壳枪，大喊一声：“打！”

冰雹般的枪弹和炸弹，从阵地上飞向敌人；阵地前面腾起了一阵爆炸的烟雾；北洋军连滚带爬，后面的人掉头就跑；几个侥幸冲到了最前面的人，回头看见后面的没上来，又慌忙回头跑去，不知是中了枪弹还是绊了跟头，在爆炸的烟雾中滚了几滚就不动了。

“打得好！”万先廷在心中暗暗称赞，他不由看了看两旁的士兵，一面想：“怪不得齐营长说战场就是学堂。我们人虽少了，可是力量反倒更强了。”

北洋军又跑远了。万先廷命令号兵吹了收兵号，阵地上不再射击了。透过正在消散的硝烟，可以看见跑到了远处的北洋军又在集合，准备组织新的冲锋了。

一静下来，万先廷反而又感到伤口的疼痛了；火辣辣地，使他感到头脑晕眩，全身似烧似冷，看东西总是恍恍惚惚地，他下意识地闭起眼睛。这时他感到的不是伤口疼痛的痛苦，也不是死亡威胁的恐怖，他只有一个思想：不要在战斗胜利之前倒下去！而以后，他没有也不愿再想下去了。

“万连长!”

一个兴奋的声音惊醒了他。不知什么时候,杨副官和张小鹏已经走到他面前了。

“打得真好!”杨副官止不住兴奋地说道,“我走到哪里,哪里
的弟兄就要我代他们向团长报告,一定坚持到胜利。我在特务
队参加了战斗,那帮小鬼真厉害,打起来连眼也不眨一下。看,
这是他们要我带给团长的。”杨副官说着,拿起手上一根打满了
结子的红布带子笑道,“他们每人都有一根,干掉一个北洋军就
打一个结。这个小鬼已经干掉十三个了。”他接着兴奋地说道:
“我再到那边去。”

“不,杨副官,”万先廷尽力地不使自己的嗓子变哑,急促地
说道,“你马上回去吧。”

“怎么?”杨副官笑道,“你怕我受惊吗?”

“不是……”万先廷恳切地说道,“你有更紧要的差事。请你
快回去,把我们的情况向团长报告。”

杨副官犹豫了一下,他的职务使他习惯了尊重指挥官的意
见,便爽快地说道:“好吧,万连长,我就走。你还有什么事吗?”

“没有。”万先廷突然想起后面那支队伍来,便把刚才发生的
情况向他讲了,最后问道:“这个情况你知道吗?”

杨副官想了想,突然兴奋地说道:“对了,是他们!这是安源
煤矿上的工人纠察队。他们有好几百人来醴陵助战,这一定又
是一路赶到这边来了。”

正说着,只听后面一阵嘈杂,几个人跳进战壕里来。万先廷
转头看时,见前面是一排长,后面是刘大壮,中间是一个身材结
实,面孔黑得放光的中年人,穿一套粗蓝布短褂裤。一排长走过
来兴冲冲报告道:

“连长,是煤矿上的工人纠察队来支援我们了。这就是魏大
队长。”

万先廷兴奋地迎上去，紧紧拉着他的手，激动地说道：“谢谢你们，魏大队长，太谢谢了。你们这真是雪里送炭啊！”

“别客气，万连长，我已经听老刘谈起你了。”老魏爽直地说道，“我们跟革命军本来是一家人，跟你们这个团就更是骨肉亲了。”

万先廷高兴地向刘大壮问：“老班长，你们都是熟人啊？”

“都是些老搭当了。”刘大壮站在老魏身旁，笑着向两旁的士兵们说道，“这里有不少都是熟人的。到新兵营那就是清一色的‘老矿工’了。”

“连长，”老魏道，“我们来了一百多人，都有枪。你快给我们下命令吧。”

万先廷想了想，向一排长道：“还是请魏大队长的人到特务队那边去吧。他们今天可真不容易了。”

“是，连长！”一排长立正回答。

“好吧，魏大队长。”万先廷向老魏道，“北洋军又要冲锋了，我们打完仗再好好谈。”

“好，连长，”老魏点点头，“我这就把他们带过去。”

他说完，同一排长、刘大壮又跳出战壕走了。

“你回去吧，杨副官！”万先廷转头向杨副官道，“请你报告团长：我们这里很好，请团长放心。”

“好，”杨副官兴奋地伸出手来道，“万连长，祝你们最后胜利！”他跟万先廷握了手，就跳出战壕向后山坡下走去了。

万先廷长长舒了口气，去看前面。北洋军的冲锋又开始了。这回敌人的兵力似乎增加了很多，看着远远黄绿色的一大片，蠢蠢的漫坡而来。看来，一场更猛恶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

这时，阵地上一片沉寂，只有偶尔传出的咳嗽声。

北洋军的冲锋队列近了，更近了，于是冲锋号响起来，他们端着枪蜂涌地向上冲来。